

夷氛聞記

夷氛聞記卷二

英市禁絕以後貨續至不下三十艘皆阻於義律不得入咸怨義律計事冒昧義律以國信至未有期而外洋風潮可畏又懼釁開自己見衆情携貳遂更爲婉詞自陳奉國命來粵司理本念實欲安靜無事今事勢至此心緒殊多憂慮請此後一照大清律辦理而彼亦得無違其國法且仍許率諸商還澳一得國信卽開船貿易詞頗婉順則徐以新奉

嚴旨不敢駁有更張峻詞拒之其船遽駛出老萬山
外者半然尙觀望不肯去濱海村落初尙利夷厚值
接濟其食用及是以則徐出駐海澨罔避風雪暑雨
辛勤籌辦羣知感愧相戒無復私售惟無籍游民或
潛越他港運出牛豕米石五倍其值難之而卒不能
不就漢奸初爲所誘互引儔類日接踵以出至是感
則徐誠惻不敢自外續往者亦少矣時則徐已留督
兩廣而調廷楨兩江尋改閩浙

林公自越華院將遷
入節署謂予曰我占

諸生肄業地殊抱不安予曰公以粵事來諸生望之久矣何歎爲既遷同事六人詰謁會客至留予刺使侯之及見公慨然曰任大責重矣何以處此予曰海事公所優爲無待芻蕘之獻然公初至集思廣益自可執而用之近則條陳者多而愈足以亂人耳目此後但以夷情來者見之耳公首肯予因言公旣受節鉞從此地方利病似可訪其重且大者施行之庶不負百姓之望因舉桑園圍帑息備歲修資者爲目前首要請飭查本項令擇紳搶修之公越日卽以所查見示先是予撰粵海關志成已繕紅本將次繕海防彙覽林公謂且少緩俟此次海禁事竣增入則徐以數卷遂停筆待之迨夷難作不復及此矣

舟師出洋不能如夷舶帆礮之得手令水師不必在

洋攻剿但固守口岸藩籬備火船乘月黑潮退出其

不意分起潛出乘上風攻其首尾火器皆從桅擲下
又招募漁蛋董以兵弁潛伏島嶼隨時挈小船攻撲
先鍊釘夷船四旁使受火一時難脫重給賞資與兵
勇約法七章訓練既嫻人知運用踴躍爭先七章一
夷兵船
雖長若干丈爾等不必看得他長雖有大礮若千門
爾等不必畏他礮多而大蓋夷礮惟在兩旁我師只
要攻其頭尾譬如頭南尾北有北風則攻尾有南風
則攻頭若頭東尾西亦以東風攻頭西風攻尾既佔
上風又避礮火再兼察看潮勢取其順潮則得勝必
矣夷船喫水多者二丈餘少亦丈餘我船喫水不過
數尺自遠處繞轉必能佔其上風若攻頭則必先打
其頭鼻攻尾則必先打其後艙後艙有玻璃者乃其

帶兵大官所住火藥等物皆在焉此處疊攻必破破
則火藥自發其舵雖有銅包但是在焉生銅礮打可斷舵
斷鼻漸則全船皆無主宰且船內拉蓬之人前後最
多若經幾礮轟打下海則船頭上無人不能自動即大
礮皆爲我得矣一駛近夷船頭撲攔船尾則我船俱須分左
右翼如鴈翅形斜向船頭自家幫內譬如夷船頭東尾
多船且火器不致悞擲則近左者船頭應向東南其近
西我船乘西風攻尾則近右者船頭應向東北大家都用
右者船頭應向東北大家都用右者船頭應向東北大家
在夷船不致反擊自己其餘俱可類推此惟在乎船
工轉舵之得力巧者快者加賞數倍並將所得夷船
上銀錢鐘表呢羽等物以雙分給予舵工若臨時悞
事常進不進當轉不轉卽將舵工斬首示衆一礮火
能及之處卽先開礮至烏鎗可及便兼開鎗迨礮筒
火礮能及則隨便用之多多益善總須擲到夷船不
致悞擲本船爲要其桅上拋火礮之法應擇兩人頭

戴竹盔胸前遮小簾牌繫繩於背其腰仍帶雙刀並繫火繩一人上頭桅一人上二桅皆上至頂與蓬齊爲止其下每桅兩人卽用火繩點着火礮隨放此拉上其桅頂之人卽用放噴筒如此絡繹不絕則夷船被礮而船頭仍須多放噴筒如船上火勢既猛夷人必站不住我師定可乘勢過船既過之後則火礮噴筒皆停止不用一兵勇過船遇夷人便用刀砍其首級留在船後統算不可急獻首級轉悞要事除砍夷人外其餘船內最要之物莫如舵車纜蓬桅纜鼻頭纜能將各纜全行砍斷則船已爲我有又何患銀錢貨物之不我律哉凡得一夷船所有過船之人應將船上銀貨一轉誤殺賊工夫違者照軍法懲辦一我船斜向攻擊夷船頭尾太抵以四角分計每角拖船至多不過容

四隻其大者不過容三隻卽四角合攻亦不過用十
二船至十六船攻擊夷船一隻此外卽有多船亦可
分擊他船不必聚在一處轉致凌亂若有時必須多
船齊攻應聽帶兵將官號令或有時前隊斜攻已
久未見得手則應暫令休息後隊仍由斜向攏上但
須聽帶兵官號令方准調換不得擅自退息違者立
斬一瓜皮小艇應雇三十隻上裝乾草松明擦油蔴
斤配火藥十之一二用草繩細任上蓋葵蓆定其一
尾各用五尺長小鐵鍊一二條以鐵環繫大鐵鏈
拴大鐵釘長七八寸其末須極銳利船上置大鐵
二把使善泅者二三人皆半身在水平身靠船
旁挨槳以行妙在甚低夷舡破火所不能及一經攏
近夷船無論首尾兩旁皆可貼緊敲釘將火船釘在
夷船木上將火點着燃起其人卽泗水走開縱有極
大夷船有此火船十餘隻釘住焚燒亦無不燬之理
況上面有火礮噴筒中間有壯勇爬桅過船下面又

有火燒該夷三層受敵抵當此一層不服兼顧彼一層安有不授首於我者乎一破敵首重膽氣膽大氣威者必勝況此次殺一白夷賞二百員黑夷半之生擒者視其人之貴賤格外倍賞是殺得十夷即得千員殺得百夷即得萬員再多者並可得官何等快樂即或陣亡亦可得二百員賞恤各宜拚命奮勇立功邀賞如有臨陣退後即刻斬首懸竿示衆按第六條小火船用鐵釘釘夷船之法本出鄭芝龍崇禎十年廣督熊文燦檄芝龍拒呂宋郎必即哩哥夾板船於湄州外洋病夾板堅厚無所施力乃選能下水者五六人駕小漁舟七八人腰背大竹筒二以麻棕灌油並硝磺引火物實小船中撥棹直冲夾板將斧釘定發火人跳水同大船夾板舷高礮遠一時被火燬五船而遁林公生長於其地見聞有自非臆說也

二十年正月游擊馬辰分四路攻於長沙灣燬內

地濟夷運私船二十有二奸民焚死縛獻有差金星
門亦以二舟師驅火船進逼會風轉窩拉尼兵船遣
三板攏撥火船近岸延及岸旁小艇與他國底威爾
三板頭桅英國哥哇支麻里船皇遽開避膠淺倖免
夜再以火船出亦緣風潮不順而返五月初九夜我
火船燒其三板二於磨刀外洋夷船中火斷旋而逸
是時夷兵大小十二船輪船三先後入泊金星門十
四日令火船十艘每二艘連以鐵索乘潮威攻之夷

船亦以三板撐拒我兵遂超過其特威爾船殺水手
泗水而返先是上年九月中國禁市之令先聞於印
度已傳知其蘭崙國都有茶葉者皆屯積居奇銀價
又再長如初聞繳烟時迫議出兵黑綠茶驟如上茶
值矣義律請兵文亦隨至國女王與其巴釐滿衙門
及甘文好司諸酋議僉以非兵爭不可顧通國商民
皆不欲啟釁東粵且用兵勢將加稅也議數日不決
律士丹乃公上條陳謂貿易之停起於鴉片之犯禁

中國之禁既派有專官原非向日有名無實者比至
謂拘留我使不知義律原不足稱使者其在粵止一
時代理卑吏何能聽彼言致累通國正貨乎請先將
鴉片停止自正本源然後可對中國蘭頓新聞紙內
載云律士丹合
遞一稟講論中國停止貿易皆由鴉片犯禁起見請
國王將鴉片貿易停止中國人禁止鴉片係爲風俗
政事稅餉外國人卽應遵守其法律而行現在衆人皆
說中國官府受規不管禁止有名無實又說中國拘
禁我等使者殊不思受規乃官府之事而朝廷一
知立卽究辦安得說禁止有名無實況義律並非使
者不過係代理人而已若按英國律例卽應按各客
商所有之鴉片更加三倍罰銀今中國不過只將其

鴉片收繳而已然因致累我國正經國王是之因懸
貿易亦受虧缺所以不能任人再賣

重賞募能者籌設章程代擬斷絕鴉片文告曉示出
產屬地終以衆喙洵人持一見隨以求和爭戰兩
事詣其所事羅占土神祠聞卜將決焉得戰聞三於
是專意稱兵命其國戚伯麥率守國水兵船十餘艘
合以印度駐防兵船數十聯鯨來粵啟行未旬日而
印度兵目馬哈他尋病死還軍待易將旋代以布爾
利沙者人多失食掠及行買彥才使商客抽貲募勇

衛之往還關外者安焉會阮王爭國招以爲助既得
國官彥才總兵理錢事嘉慶中英夷以收風債爲
名欲窺越南馬頭泊兵船港口王令彥才出與語折
還負貨夷目知彥才籍粵東相約旋籍至省夷館與
結納其夷目卽數年前駛舟山東威海京刻印通商字
說爲沿海截擊者也未幾彥才老倦旋粵詣之夷以
彥才熟越南風土欲予以貨使返越南約舊王宗戚
爲亂而通夷船以應彥才拒其貨權詞答而緩之及
粵東夷事起彥才仍詣其舟是春卽知印慶夷兵必
以七月至偶爲予言予已密言於林公請早爲備至
是秋仲無耗林公使予招致詢以夷不果至之由彥
才掄指計其期日仍決其早晚必至去越二日來則
以兵目死於印慶海今已易人往返遷延來不出十
一月爲言蓋再探於夷而知之也予疑信間以復林
公其冬夷船果大至始信其不妄夷每至一船必具
文赴官報時林公欲造海舟與夷戰有翰子母舟獻

者貼說謂一大舟中藏十小舟但伏兵礮於小者使敵但見大舟臨時則小舟四出國燬敵舟此越南於富良江敗走英夷七船成法也林公又屬問之彥才答以是役身在行間越南製獨木舟銳其首尾鑲以利鐵令著水者壓舟水底而以大舟搖旗水面英夷見旁無策應亟進甫及舟而十小舟遽浮水出環攻之立敗非藏於舟腹機動可橫出也林公是其言又英夷至天津陳訴義律不列名文但稱統領本國水師主帥子爵巴兒免協同本國陸路統領總兵官布爾利蓋巴兒免伯麥先與馬哈他同發馬哈他死伯麥亦還候代者故與布爾利同至粵同往天津其在定海與王知縣書則云水師將軍爵子伯麥陸路統領總兵官布爾利同其國甘文好司綜理國事名異意其一人兩名也

者於兵行日預下令諸將至粵用兵無驟勝理亦不

必遽求得志宜挾延日月使中國苦於費繁擾久在
在厭兵庶可望如所願誠以航海遠出不易慮諸將
苟且藏事墮中國計中也則徐自奉斷英市首防偷
漏更定澳夷茶葉歲市之數責諸夷毋聽英夷假借
船號毋代運出入貨物計米利堅佛蘭西之在粵者
既以阻貿易故氣各不平相與切齒方欲歸國招兵
來與爭論斷不直英夷所爲而俄羅斯廓爾喀舊奉
本朝冠帶並與英印度屬地爲鄰挾有夙怨上年英

取阿付頽尼俄夷出兵助其恢復攻巴社卽用英旂來粵之港

脚以撼印度襲取其機注木哈臘二城與英南北止

隔一山山名興哥都士血戰未息英夷常慮其乘間襲已又

慮其効勞中國凡俄夷有出邊界者卽羣相驚訝以爲人

中朝請兵彼此切切探報廓夷雖力不如俄而倚中

國與英爲難之意無時或已語詳下則徐悉偵知之英屬

孟阿臘爲東印度孟邁爲南印度痕都斯坦爲中印度巴社白頭國爲西印度阿付尼頽在痕都南道光

十九年與沙蘇野相攻沙王求援於英七月起孟阿
臘孟邁痕都三部兵將以副目沙機尼以天礮破阿
夷加模爾牙尼士二城留兵爲沙夷守阿王退保麻
緬亦求援於俄攻巴社英帥律屋蘭收之俄爲所拒
以收逃僕爲名襲取巴屬機洼木哈臘二部乘勝取
沙屬哀部斯麻爾格模特故三部駐兵荷薩士阿接
英界習印度言語購衛導以圖印度英亦駐阿界備
之議還阿王於故城自蔽而息俄夷之忌故二十年
英夷嘗寄國商之在澳門者云俄羅斯約木哈臘同
取阿付額尼以攻印度我兵頭沙阿力山及馬約里
治禦之前俄與巴社立約欲收阿付亦爲我兵頭律
屋蘭所拒俄不知要到何地肯住手現聞其使者
已自比特草起程由韃韃里到中國必懲惡中國與
英爭鬪并欲求諭緬甸人來攻今必要預防倘我撤
兵俄必攻阿付矣我兵若收沙屬三部俄兵與料英
木哈臘兵來夾攻我兵恐擾亂而同宜先預備英

內顧輒生疑慮且聞其遠來兵費綦重鴉片減值而
售成本不敷盡供軍用禮拜日集吏商勸捐有僅出
數員者決其勢近窮蹙與天培定議嚴防要隘全力
剿辦俟其悔禍誠求得操縱自我庶幾一勞永逸令
洋商出賣茶抽分積項並鹽局商人潮州客民分捐
銀項募水勇五千橫鐵鍊木排於虎門橫檔鄧公已
委保純
辦成排鍊爲風購西洋礮二百具雇同安米艇紅單
飄散至是復之
拖風船六十製火舟小舟倍之買甘米力治夷船便

兵士演習攻剿躬出獅子洋校閱懸賞格令殺白夷
一賞銀二百黑夷半之義律二萬領兵夷目數通降
有差獲夷艘者錢物盡以充賞凡夷舶可人之海口
皆增駐重兵夷見賞重漢奸之受雇在船者慮就購
爲內應時滋疑忌旋遣散去夷船盤旋洋外知要口
無隙可乘坐待非計遽駛三十一艘赴浙江矣則徐
初但知其兵資貨爲餉先停市易次嚴接濟以爲不
久將失食自歸固不料義律竟能請動國欵蓄意大

舉入寇然事前亦移會閩海江浙使各刻意防其舍
粵他犯江浙大吏以事出過慮未盡信也赴浙之船
經福建便道駛五舶突攻廈門提督陳階平在病廷
楨亟出駐泉州檄金廈道劉耀椿就舊礮臺累沙爲
垣率兵駐守礮擊其火藥艙沈兵船一分裝水勇數
百人如商人舟者八護以師船三遇其希爾拉士船
於南澳港之西北打魚洞中駛近其右後梢火槍齊
發值海天波平無風夷舟重不能轉船主穰西不知

兵至疑海賊誘劫亦急呼發鎗回拒彈子及師舟盡
爲皮席遮隔我兵匿跡席內外視甚明所擊悉中繼
擲火礮燃噴筒倒斃夷兵數十風起始拽帆颺去六
月夷全鯨齊至定海致書總兵張朝發知縣姚懷祥
欲假縣地劄兵岸上語極狂悖初七日朝發與接仗
兵多傷兵船亦被擊而沉潰不能守越日城破懷祥
投水死典史全福繼之鎮標將備相將趨入鎮海巡
撫烏爾恭額聞夷將至先調湖州紹興兵赴援預檄

寧波知府鄧廷彩相鎮海通內要口備鐵鍊木排保護防其深入一時均未得就相顧束手奏入嚴議提督祝廷彪恭額罪

詔提督余步雲馳赴堵禦七月以兩江總督伊里布爲

欽差大臣赴浙

敕沿海督撫遇夷投書許收受馳奏初當事者以夷商意在急圖售私稍加懲創卽無能爲當可畏而就

範迨定海失事慮隔海壩非舟師不能收復承平久
武備廢弛可知恐其更肆猖獗勢滋延蔓會外間有
粵中繳烟時先許以值後負而激成之語都中畧聞
之林公至粵居越華書院洋行總散各商僑寓其側
備日夜傳訊殺律呈繳稟至夜傳總商入見責以
汝爲官商倘有私許夷人以價而後設法賠補事慎
汝腦袋總商叩首力言不敢而出蓋是時粵人紛紛
疑夷人居奇之物不數日而呈繳淨盡意行商必許
以事後給價及聞公言畏得罪不能不負約以自保
不暇復計夷怨而夷已稟繳無及適澳夷代求釋前
然語皆出揣測事秘固無顯據也獲夷俘不許先是獲一夷目有以爲卽伯麥者時欲
奏設一道於澳門先令易守中孚出駐

西洋夷官待以酒食請代求釋所俘
留粵夷船忽焚
至省爲林公正詞詰責廢然而返
澳門後通香山之關關前山管都司實守此挈兵出
且拒且撲滅餘火礮傷其夷目及夷兵數十沉其小
舟十八日則徐偵知士密兵船五泊磨刀洋令副將
陳連升率馬辰挈五兵船各配六百人往逐之辰先
與遇乘風破其頭鼻夷多溺鉛彈亦盡小夷舟十亟
駛來救圍辰船仰攻礮及木排辰開子母礮斷其繩
纜不能進士密船乘戰酣遁以捷

聞奉有貪功啟覺

嚴旨則徐惶懼遂力陳六月後粵海防範情形請戴

罪赴浙竭力圖克復不報

奏云竊臣奏報拏獲鴉片

外而絕斷通商并未斷絕內而查拏犯法亦未能淨

無非空言搪塞不但終無實際反生出許多波瀾思

之曷勝憤懣看汝以何詞對朕也欽此臣跪誦之下

伏地碰頭愧懼悚惶莫能言喻伏思上年微臣奉

命來粵查辦禁烟先蒙 頒給欽差關防繼復

簡調兩廣總督責成之重委任之專臣何人斯

齊茲倚畀敢不殫精竭慮以冀永臻成效仰答高厚

乃爲時已閱年餘而鴉片未盡除夷船別經遠窺雖

異數難延殘喘而淺謀未策萬全夙夜循思時懷憤

愧茲蒙 訓飭感悚尤深自慚庸質駑駘實無詞

三

以對 君父惟有仰求 聖主將臣從重治罪
以敝無能不勝戰慄擗搗之至所有微臣惶悚下忱
謹繕摺內具奏爲臣渥受厚恩天良難昧每念一身
之獲咎猶小而國體之攸關正大不敢不以見聞所
及爲 皇上陳之查此次英逆所憾在粵省而滋
擾乃在浙省頃變若出意外而其窮蹙正在意中蓋
英夷所不肯灰心者以鴉片獲利之重每歲易換紋
銀出洋數千萬兩若在粵得以復興舊業何必遠赴
浙洋現聞定海一帶大張招帖每鴉片一斤只賣洋
錢一元量卽該國孟阿拉等處出產之區尙且不敷
成本其所以甘虧者急於寬銷或云以充食用或云
以給雇資并聞其在洋夷各埠貨船雇兵而來費用
之繁日以數萬金卽礮子火藥亦未能日久支持窮
蹙之形已可概見夫夷人向來迎冬以毡爲暖不着
皮衣其素性然也浙省地寒勢不能忍受現有夷信
到粵言定海陰濕之氣病死者甚多大抵朔風威發

自然捨去舟山洋場帆南竄而各國夷商之在粵省
自六月以來貿易爲英夷所阻俱各氣忿不平均欲
由該國派來兵船與之講理是該逆現有進退維艱
之勢能不內怯於心惟其虛驕性成愈顯其桀驁試
其囑喝亦且別生秘計冀陰售其奸如一切皆不得
行仍必帖然俛伏臣前屢經體驗頗悉其情卽此時
不必與定海交鋒而第困守藩籬卽可使之自困夫
自古苗頑逆命初無梗於堯舜之爲害甚於洪水猛獸卽
堯舜之治中外不知鴉片之爲害甚於洪水猛獸卽
堯舜在今日亦不得不爲驅除聖人執法懲辦實爲
天下萬世計而天下萬世之人亦斷無以鴉片爲不
必禁之理若謂夷兵之來係由禁烟而起則彼之以
鴉片入內地者早已包藏禍心發之於此時與發之
於異日其輕重必有別矣臣愚以爲鴉片之流毒於
內地猶癰疽之流毒於人身也癰疽生則以漸而成
膿鴉片來則以漸而成寇原屬意計中若在數十年

前查辦其時吸者尚少禁令易行猶未成膿之毒內
毒尚可解散今則流毒已久譬如癰作痛不得不爲
亟拔膿而英夷滋擾浙洋卽與潰膿無異然潰膿而
後疾去果其如法醫治托裡扶元待至膿盡之時自
然結痂收口若因腫痛則別籌消散萬一毒邪內伏
誠恐患成癰癰矣溯查辦鴉片以來幸賴一毒邪內
嚴明自行巡察求收現有奸夷原字可查亦有夷印
義律自驗繼而在虎門燬化烟土先期出示准令夷人
封可驗維時來觀之夷有撰爲文數千言以紀其事者
觀看維時來觀之夷有撰爲文數千言以紀其事者
大意謂天朝法令足服人心夷書中具載其文諒
外域盡能傳誦迨後各國來船遵具切結寫明如有
夾帶鴉片者人卽正法貨盡繳官以夷字合爲一紙
查驗他國夷船皆已絕無鴉片唯英夷不遵國法且
肆鳴張是以轉奉諭旨斷其貿易然未有浙江
滋擾之事或尙可以仰懇恩施今旣攻佔城池

成害文武逆情顯著中外咸已聞之難許曠日持久
設法飄靡抑知夷性無厭一步又進一步若使威不
能克卽恐患無已時且他國效尤更不可不慮臣之
愚昧務思上崇國體下攝夷情實不敢稍存游移之
見也卽以船政而論本爲防海必需之物雖一時難
以料辦必爲長久之計亦不得不先事籌維且廣東
利在通商開道光元年至今粵海關已徵銀三千餘
萬兩收其利者必須防其害若前此以關稅十分之
一製礮造船何至尙形棘手聖主外本內未不言有
以稅銀有何計較仰見聖主外本內未不言有
無誠足昭垂奕禩粵東關稅既比他省豐饒則以通
變爲防夷之用從此製礮必求極利製船必求極堅
似經費可以酌籌卽裨益實非淺鮮矣臣於夷務辦
理不善正在嚴請治罪何敢再獻芻蕘然有裨國家
須頂踵捐糜不敢自惜倘格外天恩寬其一線
或令前赴浙省隨營効力以贖前愆臣必當殫竭血

誠以圖克復至東省各處隘口防堵加嚴察看現已
在情形逆夷似無可乘之隙藉甚仰慰 宸懷

命侍郎黃爵滋和雋藻赴福建查勘廷楨軍實並籌

畫防守事是月伯麥偕義律駛五商舟未敢以赴天

津陳訴奏云英吉利國臣統領本國水師至師子爵

巴兒免多禮呈天朝大清國大皇帝

駕下竊巴兒免多現奉敕國王命協同本國陸路統

領總兵官布爾利帶領水陸軍兵戰船前來貴國

緣為去年本國之正領事官義律暨來貴國貿易

之商民竟被廣東欽差林鄧總督凌辱無道以

衆欺寡併從一向敝國之商民到廣東被該省大憲

等次壓無辜為此奉命前來上訴惟思船多兵

衆夫用兵必須水陸擇地護船安營是為首要之機

孰思貴國各直省大憲以為業已封港不通貿易

決不納言不肯接呈代奏準有相拒之勢此卽必彼此相鬪因此不得不直登定海俾得各船安營有所倚去年林欽差到省城寓行之內立卽封船連人用水陸官兵圍困在省城寓行之內立卽封船連日不准出入兼絕伙食勒繳在洋面停泊船內之烟土又言限日盡繳否則要斬要殺如於限內繳出則仍前交易買賣也切思貴國新例禁買賣烟土但旣已禁絕無人敢買則西洋人亦必不再來卽有愚人帶來亦無人敢買然則帶來何益且去年所繳之烟土係在洋面並非起運入內地而外國商人亦萬萬不能運得入港也奈林鄧二憲勒繳而英國商人等如不能繳卽不受殺亦要餓死雖不懼殺而飢渴難當只得含恨忍氣以繳之然後再酌議論詎料已繳之後忽又要具結稱如有嗣後查出船內夾帶烟土卽將貨物全行入官其領事人連船逐出卽正法等語但查犯禁貨物入官其領事人連船逐出卽正法等語但查

西洋各國古今通行惟正法條西洋古今無殺頭之刑況且船多人衆萬一遇有一二水手不肖私自夾帶卽因此正領事官義律暨諸客商皆不肯具此結之原委也林鄧二憲因前事不服衆未得具結卽着封港不准交易切思英國荷蒙通商已來百十餘年於貿易買賣場中豈無賒欠通融今計貴國洋行商人前後共欠已有數百萬兩之多一旦封港不獨不能貿易又壞了到廣東船內之貨物不勝枚舉英國商人所失之本何可勝言且封港之後林鄧二憲曾與義律商允具結嗣後貨船到廣任從查搜如無火帶烟土方准入口否則逐回不准貿易奈林鄧二憲前言不對後語反覆無常忽然改變仍執前議具甘受正法之結也後來義律等另有求商事體遞呈奈林鄧二憲絕不肯收卽去年封港後適有英國兵船巡海到廣洋面該船之總兵官遞呈係請詢封港

之由以爲開解奈二憲仍不獨不肯收呈更不還破
師提督帶領水師官兵前來相拒是以不得不還破
相發矣去年林鄧二憲禁止買辦不准供辦伙食之
後有呂宋貨船一隻與英國船隻同泊洋面正欲回
帆之際適其船內人遇來英船探望卽或隨送些少
食物枋鄧二憲責言呂宋人不應與英船人往來不
應送食物竟用毒計命人於黑夜之中將呂宋船隻
燒燬并傷斃三人可憐該船無辜受此慘害神人共
憤切思歐羅巴洲各國卽大國小邦帝國王邦無分
統屬呂宋國與英國火洲相隔益非親卽故今同在異
邦客地過船探候卽或送些伙食亦係人情之常事
且歐羅巴洲與亞細亞洲相隔九萬餘里不獨無分
統屬而且只有西洋船隻到中華而中華船隻萬萬
不能到西洋今林鄧二憲係中國之官在廣東止可
管中國廣東事豈能管到西洋耶今大英國主仁慈
憐念呂宋船人無辜受此慘苦卽命如數賠其銀兩

但未審林鄧二憲將此事如何奏報

又出其國巴厘滿衙門寄我宰相

書要求六事一索貨價二求廣州廈門福州定海上

海爲市埠三欲敵體平行四索犒軍費五不得以外

洋販烟船貽累岸商六請盡裁洋商浮費

後就款時則并商裁

之益英荷不知粵商情形故逕請裁汰義律則久直

於粵目覩諸商富家不敢爲是言但思成費而已

隸總督琦善以

聞天津巡道陸建瀛議以夷所請前三事頗有關度
支國體今當以免稅代烟價畢仍照征輸以澳門爲

市埠

西洋澳夷必以其逼處不服然澳前原有望厦等地可於此建樓旋泊西洋額船入泊娘媽角

兩不相混且義律亦嘗以是請當可塞其口但地遠難以彈壓在澳曾不如在省也以監督與

平行後三事所關尚小應令其還粵就則徐定議總以烟之絕不絕爲所請之許不許示中國禁令始終如一也琦善不能用故不復與夷辨論但以現在夷情奏又令奸民鮑鵬

無名氏寇海記作白如鵬意復其畏罪而改名也今據案牘復

書夷目稱以公使謂上年繳烟必有曲折將來

欽派大臣往粵查辦不難水落石出婉詞慰之犒以

牛酒時競傳如鵬至夷船授意使請已赴粵者見無名氏寇海記不知其據或出自鵬私意而已

詔革則徐廷楨職令俱在粵候勘而

命琦善馳驛至粵代其任

敕沿洋各省遇回粵夷船且勿開礮夷目毋據縣印
在定海欲徵糧署吏縣人苦之諸夷見雖邀准查辦
而六事尙未切實許允八月自天津辭琦善先駛還
粵止半撤其泊定兵船留者擾地方如故九月義律
道經浙鎮海城見伊里布請釋餘姚令汪仲洋先設

伏漁舟陷夷淺沙所誘執之夷目突德等數十伊里
布謂定海見未繳復不許仍如天津故事饋遺伯麥
羊酒伯麥報以呢疋暫收以安其心奏奉

諭旨發還夷不復肯收

及原物還之夷已開行矣無

名氏夷艘冠海記云伊里布遣其奴張喜赴夷船餽
牛酒首賀以林鄧革職之事夷酋伯麥搖首曰林公
自是中國好總督有血性有才氣但不悉外國情形
耳鴉片可斷一切貿易不可斷斷則我國無以爲生
不得不全力以爭通商宣仇林總督而來耶此與澳
門月報所云中國官府不知外國政事又不詢問考
求惟林總督行事全與相反署中養有善譯之人指
點洋商通事引水二三十位官府四處探聽按日呈

遜有他國討好將英吉利賣與中國林係聰明好人
不辭辛苦等語相符至云鴉片可斷不能斷通國
貿易皆彼國所常言又供稱喜與陳志剛同賞夷物
夷回洋呢奉旨發還姑無論記中語有據否要

在理中也至語及林鄧草職不過山東巡撫托渾布
斷役不諳大體之言無與伊相矣

亦有鴉遺並以夷情恭順奏緣是浙亦效焉皆羈縻

意也

奏有各夷向岸羅拜語英夷惟事天行跪禮餘見其王不跪寇海記據叅摺以駁之然羅拜非

必跪當時或免冠冕謝耳夷在粵亦往往有學內地作揖者

十月琦善至粵城因

伯麥之在天津語近乞憐膚訴誤以夷性尙易馴伏

未度嶺蓄先赴虎門定約而後入城懲辦積弊意以

爲不過稍給烟值仍許貿易夷必俯首聽指揮所事
易了或語以監督署規歲餘之數極爲充裕可勸監
督籌出六百萬員舉其二三年所入償夷應公徐代
請獎叙留權資其彌補者及抵粵途次始病夷恃有
查辦

恩命求索無厭轉多窒碍不可行事方思有以折其
貪而慰其望兼釋其怨也偶以所聞粵關盈餘質之
怡良至是乃知津貼酬應外餘存無幾然後嘆事有

棘手既又自以專辦海口無與他人一切不復商諸
巡撫卽司道以下非召不得入謁時夷船候於粵諸
省海防兵皆撤歸伍粵兵船還至半途出不意爲夷
擄怡良以

聞琦善慮妨和議不欲深究首詰開礮肇釁者將罪
副將以謝夷兵心由是解體又中於夷言謂英王賞
投書求通商爲則徐所拒匿不以奏欲證成於怡良
怡良以事屬子虛爲正言而止蓋兩年來怡良深服

則徐正大料事如見故言無不聽又嘗爲姚文僖公
舊堂屬其子衡方在幕爲則徐所禮亦力爭之琦善
終無以奪義律初請繳烟再開實數夷稟具在節次
批發並揭示於外紳民皆知至役守夷館又懲義律
攜商逃出之故層遞辦理皆正無所指摘但散遣其
舊雇丁勇數千橫櫓前後備拒夷船之水底暗椿悉
如夷意裁之將欲促其早就範圍釁卒消弭也鮑鵬
者香山人幼習夷言投身爲顛地幸童義律已見而

輕之待如奴僕而寄以耳目烟禁既嚴畏廷楨拘懲則逃之京依其同鄉因轉依南海作令山東之招子庸適琦善覓通夷語者鵬由是被薦琦善喜其與夷押較衙官倍得力也一切往來文牘口傳皆倚任焉因而內地情形意見悉爲所洩所裁去之船椿丁勇亦鵬歸述夷意謂非是必乖和議不得已強從之則徐之募勇也擇海濱漁蛋鬪狼亡命之徒熟悉沙礁險隘向爲夷所憚者一旦裁使失業相與傍徨口岸

夷專倚奸目二人轉相煽引盡出而應夷招內外海口水道淺深避就夷非引水無從諳悉者至是亦爲所洩義律知內防旣懈復投書有多增兵勇來敵卽和不成語以挾之與鵬所口述符計無所出且已裁之勇不復可招而集諸營兵亦緣是不復再調先是廷楨自閩解任至值夷堅索埤地琦善以閩之廈門粵之香港就廷楨商二地所與廷楨曰廈門全閩門戶夷居廈門可以窺內地且澎湖臺灣之在厦東者

東吳日言
聲勢爲所隔絕不得聯絡其害至深固萬無許理卽
香港亦在粵洋中路之中外環尖沙嘴裙帶二嶼夷
舶常藉以避風浪垂涎久矣今一朝給與彼必築建
礮臺始猶自衛繼且入而窺伺廣東貨船鱗泊黃埔
輜重在焉其白黑夷之居夷館者以千百計皆香港
應也與之良非所便琦善亦無以奪已奏

聞矣至是進退無策思借商議和款往還論說暫緩
時日義律已窺見其情所請更日有加增而求香港

意愈堅天培密請添兵守虎門琦善慮夷知而有詞也峻拒不許而允償烟價至七百萬員終無成議義律不俟回文突攻沙角大角礮臺二臺在虎門鎮遠威遠靖遠橫檔八臺外所恃爲第一重保障也三江協副將陳連升以六百兵拒大角前夷船駛至二十餘驅漢奸二千餘人扒越後山夾攻從牆缺入臺背中於地雷斃賊百餘後至者蜂擁而登我兵猶奮力拒戰以扛礮殲賊二三百而火藥垂盡矣橫檔以下

諸臺僅足自保地與兩臺隔增兵運藥必以舟渡而前後已扼於夷既無生力可繼藥盡礮亦空設已束手待斃故當時夷尙能以餘力駛輪船三板遠出三門口焚我戰艦潰我營兵諸臺兵瞪目望見勢不能救頓足相呼而無可如何大角兵房延燬殆盡守臺千總蔡志安負傷督兵盡取臺上堪用礮推而墮諸海防夷奪運反身跳圍而出沙角臺隔水相對爲穿鼻灣夷衆開入先焚草棚亦越後山至四面受敵連

升急發大礮夷稍却我兵無藥礮不復發發者又以
省局攙雜炭屑力弱無濟賊彈箭迸落如雨身無完
膚其子方在側見父死狀挺戟大呼左右躍殺數夷
袍皆血染與千總張清齡等同時死先是議款戒毋
擊海口登岸夷前二夕村民報賽夷衆登而聚觀連
升嘆曰臺不可守矣夷能登岸卽能越山咫尺已及
我後謂清齡曰觀汝才氣可大用盍留汝身圖他日
報効乎語至再清齡誓同死不移連升乃顧其子曰

予久不食肉矣汝盍往太平墟爲市之子知其父意

欲出而生之也亦不行至是皆及於難

陳公有馬甚神駿絕愛之

既殉節夷牽馬不行強驅至香港飼之不食鞭而復飼則哀鳴凄慘卒以餓死有圖而題之者一時題詠

甚多夷入據兩臺自此遂與我逼十二月十五日事也

琦制府二十年十二月十八日奏云竊奴才前奏英夷不候回文直擊破臺師船尙在彼此相持無分勝

負係據水師提臣關天培函報馳奏旋又接准該提臣函稱該夷即於本月十五日復馳來大小兵船二

十餘隻分攻沙角礮臺大角礮臺礮臺前面灰沙礮臺已至申時方息隨查得大角礮臺前灰沙礮臺已被

打倒數段至後圍牆亦被打壞數處又打斷礮耳六
位火藥局亦被打穿火藥轟發藥局被燒并延燒兵

房十四間打倒兵房三間該夷又另撥夷兵漢奸約數百名由大角山後緣山而上後牆缺處打進礮臺經陸路官兵打死漢奸十數名無如衆寡不敵守臺千總黎志安身受重傷因恐礮位被其撤去當督臺兵將好礮十四位推落海內負傷打出衆夷均亦回船僅存破爛空臺此大角礮臺之大畧也又沙角礮臺於被破之際該夷另撥黑夷一千餘名漢奸數百名由穿鼻灣登岸兵船則攻打臺面黑夷卽從山後攻奪陸路營盤被飛礮落火延燒各兵草棚接仗一時之久我兵兩面受敵遂致不支副將陳連升守臺千總張清齡俱已陣亡守隘程步韓受傷亦重兵丁死傷過半礮臺遂爲夷目義律所奪此沙角礮臺之大畧也又守口師船十隻先經該夷開放火輪船四隻於是日已刻進攻已被我師擊退各有受傷該火輪船隻復糾約大小三板船數十隻續來攻擊其三板船中全用鳥鎗火箭火礮等械其火輪船均用空

心飛破鍊彈打落船中卽行炸裂內藏有火藥炸散
焚燒致我官弁兵丁有被鎗破擊斃者有被火燒傷
者船隻亦有被燒毀者又前僱拖船十二隻現被搶
去二隻其餘尙未查明此師船拖船之大畧情形也
據該提臣聲請奏參從重治罪又請將該夷前次來
文仍從權再行照覆藉作緩兵之計庶可量爲佈置
等情函致前來奴才伏查此間水師兵械技藝之廢
弛已久該夷所用之飛破彈子內藏火藥所至炸裂
焚燒不獨爲我軍所無亦該夷兵械中所未見經此
次猖獗之後我師勢必益形氣餒爲今之計總須設
法止住夷兵俾得再行籌辦而該夷如果續有所請
本有戰後再商之說奴才正以該夷如果續有所請
其來文按收與否頗覺兩難若如該提督所稱將前
日夷書仍行從權照覆卽今此情形已與前日不同
該夷旣不候照覆此間更不值覆伊前日之文惟思
該夷前日投具夷書後總應聽候回文何以輒先滋

援不若藉此作爲詰問之詞令其將是何意見再行
登覆庶此後該夷續有來文係其稟覆文者既於
國體無傷仍得設法羈縻奴才甫經脩文飭發去後
續准提督臣函稱十六日辰刻該夷將場我營兵何
一魁放回交其帶至該提督夷書一件經提督臣答
覆後該夷隨又遞一書列明請求各款聲稱聽候三
日內照覆各等情奴才業經行文詰詢俟該夷登覆再辦
交繕發告以奴才業經行文詰詢俟該夷登覆再辦
現尙未據回報所有該夷兩致提臣夷書並提臣寄
到覆夷文稿暨奴才代擬底稿一併進呈御覽
至提督臣關天培身膺水師統轄督率無方據請奏
參從重治罪相應據情代奏聽候諭旨奴才來
此查辦夷務雖正在籌辦之際該夷不候回文輒先
肆擾大角礮臺沙角礮臺亦本係孤懸海外然不能
駕駛貼服致令佔奪礮臺戕傷兵弁實深惶懼相應
請旨將奴才交部議處再此次仍據提臣來函

具奏雖續經准到咨文以尚在倉猝之間其陣亡受傷官員兵丁及被搶被燒各船隻確數未據逐一查明奴才已飛咨確查俟其咨覆到日具奏并俟該夷目義律如何登覆再行馳報外所有現在大概情形謹具摺由六義律日夜趕製三板增集販烟快船數

百里奏聞

六

義律日夜趕製三板增集販烟快船數

百多備火箭噴筒竹梯爲攻臺計時潮州鎮襲伯

忠貞

公李廷鈺先調駐虎門與天培張辰分守諸臺兵僅

數百天培點兵入守鎮遠兵譁謂夷船多非堅守兵可敵觀望不行天培切諭之則索貲寄家示必死天培不得已出其衣裝付質庫得銀按名遍賞之然後

勉從入則令滿汲淡水而扃鎖其臺門不放出一兵
夜有扒越臺牆遁者廷鈺知勢難敵寅夜至會城哭
琦善前求亟增兵藥并言後山空虛夷人必來暗襲
非力護之不可同城文武亦旁爲代請琦善不可却
凡兩次但許增兵七百親供云天培陣亡時兵勇增
至八千九百餘而十二月十
六奏乃云撥提標
撫標兵五百名使以小舟乘夜渡出分派各臺惟
懼遲明爲夷所知故倉皇至此琦善見夷人日肆彼
猖非羈縻之計所得緩恐其再奪諸臺則粵防全撤

得罪益重思救目前之急遽奏請開禁通商給廈門
爲市地以明年正月初旬爲期還以烟價又復許以
香港全島與義律再伸和約稱之公使大臣以浙江
所獲夷俘易定海義律得文約大喜請繳還沙角大
角兩臺及所掠師船鹽船由海道赴浙撤兵求備文
代遞伊里布俾知繳還定海之由送給留定船目文
至琦善亦代封付伊里布囑其據以收地伊里布緣
是觀望不敢出兵不知兩臺失陷奏到

上已決意痛剿草琦善天培頂戴帶罪立功速調湖南四川貴州官兵及南贛兵二千馳赴剿辦矣二十一年正月初三日琦善自出閱視虎門舟次獅子洋於中道之蓮花山與義律見商商條欵豐待以酒食使保純時已官廣州府偕廣州副將趙承德主席勸酬義律欲示其軍伍之整肅飲已領兵隊攜鎗礮列陣山坡操演請琦善出閱欣然臨觀畢給賞而去保純等亦先旋省十九日義律復請見於鎮遠山後之蛇頭灣

出上年所給香港券約請蓋關防琦善不允

親供正月十九

日義律又來求見欲求給香港爲寄居之地求爲蓋用關防未經允許又云當日逆夷求討地方兼貿易馬頭恐後有建臺設礮等事是以據實奏明迨後逆夷圍困礮臺事在緊要不得不伴允所請以救眉急是香港之許給已在上年圍困礮臺之時其正月在虎門再見所求係請蓋用關防則上年許給時未經蓋有關防今和後乃請漢奸雜夷兵從義律入虎門補蓋爲據也互勘極明

乘兩次接見隨員無暇稽察暗放小舟四測水勢因而內河沙澳盡爲夷梢所悉琦善旣目覩夷陣怯其兵礮愈執初見以爲非和則事未可知特自惴無以

回

天也遽以粵中地勢無要可握軍械無利可恃兵力

不固民情不堅陳奏

謂夷用飛礮爲從來所未見不知西洋蝴蝶礮阮相國元弼經

室集有之廣東海防書已有引及不足異

語似過張夷勢而代其邀

恩奏到在調兵後遂奉

嚴旨且奉有烟價一毫不許土地一寸不給之

諭矣又以伊里布誤聽琦善據夷文繳還定海之言

屢

詔不肯用兵初七日宣示逆夷前後罪狀

命宗室奕山爲靖逆將軍湖南提督楊芳方入

覲道安徽

命折往粵與戶部尙書隆文同爲叅贊大臣以刑部
尙書祁寯何曾巡撫廣東熟識夷情

命駐江西總理軍餉皆馳驛兼程而進二月

命伊里布回本任代以裕謙趨浙接理奕山方度嶺
有勸以全師駐三水使夷不能探我虛實者保純自

省迎謁令以此意還語在粵官吏且令傳諭諸夷代
奏仍准其通市隨行司員李湘蔡座間忽爲大言謂
奉

命剿夷當馳抵粵城相機調度未宜遠駐示弱奕山
乃促掉倍道而前旋以外來兵礮攻具未集暫止韶
州義律既探知和議中變一琦善不足恃計非焦頭
爛額不能討便宜也倍形憂懼則徐自受代別居館
舍病疝不接一客琦善亦未嘗過問及冬仲與廷楨

奉

命協理夷務始復出詢知前所備舟勇已盡撤欵歟
無如何三水劉文瀾策購義律垂得而虎門事已急
矣初五日夷船乘風潮大至聚攻橫檔臺前攢排突
進礮密如櫛臺藥皆自省發不可源源繼雖極力拒
擊究不能如夷舟之不時運送彼此抽換也橫檔後
有小河舊無行楫則徐雇船以備咸議其迂撤後守
者不復顧及此適潮水咸漲夷分船闖越後河前後

夾攻天培力竭守禦不支手燃巨礮忽自炸裂兵無人色皆走一弁大呼曰事急矣盍去乎言次伏使受背將負以出天培揮刃擬之弁亟閃避一彈當胸至洞焉不倒東衆擁入天培與都司署提標游擊麥廷章俱陣亡衆將劉大忠先遁當時以大忠同時殉難因已奏補香山協副將照副將劉賜賂事後與天培廷章湖南總兵解福游擊沈占鰲守脩洪達科同立專祠祀虎門大忠旋自回營以遇夷見天培屹立如生反駭而仆續至者救得生自解

前迫視之知氣已絕相與驚嘆取所遺蟒袍繒褂爲

服之鼓樂安置臺中奏

上賜賚如例增派齊慎叅贊軍事急調廣西兵二千
湖廣兵之赴浙者二千八百改道入粵琦善先奏及
內河由獅子洋入至烏涌獵德二沙尾大王濬及烏
涌迤西長洲岡深井黃埔白泥涌均握要宜守有
旨令芳先至速相機佈置毋令其駛近城下夷越虎
門直入內河虎門大礮之運自省會者三百餘則徐
所購洋礮二百餘已盡爲夷有防內河者皆搜括選

餘舊礮草率周章雖層遞分段設防究乏把握會湖南提督祥福統常德兵千餘新至琦善倉卒令與粵兵同駐烏涌烏涌者會城東出數十里先築土臺於南岸備虎門有失爲第二重守禦計者也夷船縛礮於桅空彈子心實以藥雜鐵屑小鍊於中合而圓之擊則墮地觸機自啟屑鍊乘內藥四飛着人恒斃烏涌沿河脣延壘土牆穴牆置礮牆盡處不復更爲橫築牆缺大開夷循北岸來礮向南斜發輒及缺彈從

東莞縣志
空墮又無鐵網承阻

鐵網以鐵線織五分目而大線爲網予嘗條陳及之而倉猝不

能用粵兵先潰楚兵亦相率敗走爭先逃竄村落道半

阻於河橋候補知縣瑞寶方主管烏涌小糧臺兵奔

亦奔懼落後爲所隔甫過遽呼從役撤其橋板兵勇

前走至河岸爲後隊逼墮河自相殘踏塞填河面後

至者踏人首肩而過無一生者祥福及其屬將游擊

沈占鰲提標守備洪達科皆遇害

南越遊記云或以祥公墜水求其屍

不得然當時已

賜恤立

二沙尾亦預沉石隘口

廟殉節無疑或自死於水耳

購敝夷舟沉而堵之顧未守以兵夷至以輪舟乘火
勢拔起通流無碍越獵德卽省河矣怡良方懸賞招
回漢奸及運私快船當時利賞畏罪將藉以衛省河
投回者十九艘

艘二三十人率代以老弱至是出梁恩升於獄令率
投誠船出烏涌堵賊與夷戰有薦之者
語見下文省河自虎門

戒嚴弁兵官勇舟航梭織夷烟不時得售迨越虎門
方實鴉片於輪舟尾其兵船以人約窰戶快艇泊其
旁乘戰酣載運烏涌潰兵不復集畦岸空其無人恩

升亦放虛礮烟焰蔽天售私者從礮聲中絡繹移諸
快艇陸續發掉以去迨礮收烟散則貨已售盡矣芳
之始至道佛山口入民營其宿將望之如歲所到歡
呼不絕官亦羣倚爲長城入城卽發議謂夷礮恒中
我而我不能中夷我居實地而夷在風波搖蕩中主
客異形安能操券若此必有邪教善術者伏其內傳
令甲保遍收所近婦女溺器爲壓勝具載以木筏出
禦島涌使一副將領之自部卒隔岸設伏約聞已礮

響卽舉筏齊列水涘眠器口向賊來路而後自抄出
筏首夾攻之夷將至舉筒鏡測筏縱橫排岸側駛近
而副將已望見旗幟先遁筏上無一人遂長驅直進
芳偵知夷順流勢猛亟勒兵入城縛副將欲斬之諸
帥爲祈而免乃令總兵永福率兵千駐東南十餘里
之東勝寺以防陸路寺距河干尙五六里夷舟過礮
遠不能及又使總兵長春率兵千駐西南十五里之
大黃潭後鳳凰岡對潭舊築石臺大而固夷不敢越

以入省逕趣省東中流水深雖不能沉石堵淺但橫
排木筏下水椿亦未敢闖而拔也芳久歷我行夷亦
震其威望且未深悉省河虛實使其徒持書至鳳凰
岡管假求款爲名密挾漢奸隨路探水長春新來不
知其詐收書使送芳於城令候報卽掩帳堅卧漢奸
已乘便引夷遍閱營盤知無備可襲甫出而兩路分
入勢如破竹從東入者逐我獵德礮臺兵而守之從
西南入者登大黃滔臺壞臺一角亦留守焉先是正

月義律伯麥合出新僞示張於新安赤柱曉其居民
稱爾總督琦善將香港地方讓給英國存有文據是
居香港者爲英國子民事須稟英官治理復以此語
照會大鵬營副將賴恩爵恩爵以呈怡良則徐聞而
髮指勸怡良實奏謂人民土地皆君職今未奉

旨而私以予叛逆之夷豈宜緘默受過怡良尙徘徊
東莞鄧淳集郡紳於學具詞以請謂僞示橫悖已甚
宜加痛剿並詣制府陳焉入見者數十輩琦善謂欵

夷出自

上意而諸君未識情形爭執如是早晚禍及可自爲計仍舉所陳四事爲言駐防進士朱介石 朝玠者篤

寶君子也與辨至日昃而出

營文并錄夷示上紳士皆未之知林公見事關

重大揣怡公意必俟紳士呈請而後奏尙可以對琦相時晦前二日林公召予語以故且問外間公議將如何予曰既非紳士請奏不可惜某年望皆慳又素居江村未嘗授讀省會否則立集科甲門生列名具詞頃刻可行若俟通知啟不惟輟轉需時抑事幾先露將有悔之者矣林公是之辭出卽招黃學博培芳商之黃益香山人居省且十世門下多通顯故也黃出語予謂我兩人方當有差未便與名不與則無以

告同志正躊躇間而鄧徵君淳至知其事慨然集諸紳於學以朔日具詞進姚司馬衙何文學棨同在撫幕其日見林公亦與正言及之兩迨怡良奏到而兩人歸勸但據情轉奏怡公遂首肯

江總督裕祿力叅琦善畏憚偏私之奏適至片奏云英夷至天津遞呈僅船五隻且所泊之直沽河距天津府城甚遠而琦善張皇其事遽稱畿輔咸京處處堪虞浙江洋面海口全被占住並稱後來船隻無數必將南北並擾希圖聳聽以掩其武備廢弛之咎繼又牛酒犒師遣弁講款因而山東浙江相繼效尤饋送絡繹致使攻陷咸池之逆賊竟所至如賓而山東撫臣托渾布又飾稱該夷歡呼羅拜查英夷腰勁腿直見該國王尚無拜禮嘉慶年間入京卽因夷使不能拜跪驅逐回國是其明證豈有於攻陷咸池大肆猖獗之後忽向山東犒師弁兵羅拜之理以大辱

國體之事爲欺蒙 天譴之詞不顧中外之竊笑
皆由天津之辨理不善所致此琦善張皇欺飾之罪
一也該夷同粵以後桀驁愈甚求索愈多情勢日形
迫切琦善當一意調集滿漢水陸兵勇親巡海口礮
臺嚴防要隘明立賞格激勵將士先爲不可勝以待
賊之可勝乃惟知責副將賄禮責兵認錯毫無激勵
堵禦之方將士解體軍心沮喪以致該夷乘其無備
突開鎗炮攻據礮臺多折將士又以未申二時一事
分爲二奏其稱我兵衆寡不敵查粵中水師船礮縱
不如該夷之堅猛至陸路官兵則省城有駐防有督
標撫標提標又有沿海水勇以數萬計觀賊何啻十
倍而賊之在粵者不過數千人其陸路夷兵只有打
尖鬼船二隻約計不過千人琦善能調兵嚴防後路
何致夷匪千餘繞出山後便稱衆寡不敵耶琦善不
自知愧懼尙以粵人武備久弛發過前任試思琦善
未到任之前載餘以來卽以粵省之兵剿堵粵洋之

夷連獲勝仗屢燒夷船望風不敢窺伺並未調兵餉
於外省亦未聞有喪師挫銳之事此琦善弛備損威
之罪二也沙角大角礮臺既失以後至虎門尚有礮
臺八座而威遠鞏固永安三臺鼎峙鐵鍊橫鎖天險
斷難飛越此時自當速調兵勇固守親自馳往虎門
號令調度以安人心以作上氣一面知會浙江乘機
進剿克復使賊首尾不能兼顧其時定海只有夷船
二十餘隻且貨船居其半又義律伯麥皆未回浙定
賊只有副將一人而粵中義律得礮臺後已舍舟登
陸正是極好機會乃摺中於剿堵布置事宜一字不
題惟以覆書緩兵爲言危言脅撫入奏且趕緊札囑
浙省不必進兵旋即以給予香港卽日在廣州通商
定議不但故違皇高宗純皇帝敕諭並未俟徵
還定海後恭請皇上准否賞給之諭旨是該夷
先得馬頭後還定海以地換地既不使威在
且許其卽日通商給地在奏聞在後又非恩

出極上說該逆佔據城池戕害文武茶毒生民罪大
惡極竟可置之勿論倒行逆施謬妄專權此琦善遠
例擅權之罪三也琦善既在粵給與馬頭換出定海
卽當說明浙中夷船全撤乃其遞到夷目給伊里布
咨文則又稱定海夷船各貨請卽令甯波商人前往
銷售查該夷在定海大售鴉片有去冬定色難民呈
詞可在粵講撫時並不與之詳確訂定斬截葛藤此
以在粵講撫時並不與之詳確訂定斬截葛藤此琦
谷時就苟且之罪四也夷目公司領事義律只係夷
商首領與中華洋行商人一例向在廣東例由澳門
同知憑稟督撫皆自稱遠商或稱遠職而督撫行文
飭令該府同知轉諭則稱該領事稱謂有定匪有案
卷可查自上年在天津浙江投書擅用照會僭稱公
使大臣而琦善等不知詳察輒以貴公使大臣稱之
以外夷市僧竟與天朝將相平行大關豈有體倘
海外各國夷商藉口紛紛效尤何以處之豈有體嚴

於各國而獨屈辱於英夷之理又豈有現屈辱於英夷而仍能謹嚴於各國之理此琦善失體招衅之罪五也臣愚昧之見邊疆大吏必須稍有威望方足以鎮服外夷廣東澳門大小西洋通市者數十國皆觀望強弱以爲向背天朝舉動過播海外若使英夷得志則愈足以誇脅諸夷敬侮召患其害有不可勝言者琦善挫軍損威委曲求款已爲英夷所藐玩並爲大小西洋各國所輕視若令其久在廣東勢必專務敷衍彌縫恐不止難收禁烟靖夷之效從來夷祇知畏威不知懷德故馭夷必先剿而後撫自宋至明邊患不同要之示國威者皆忠義之臣而不顧國體者皆奸佞之輩虛久遠者皆智勇之士而苟圖目前者皆庸懦之流我朝二百年來聲威遠震四夷臣服曠古未有英夷不過奸商其所糾合不過販烟之匪類何必如琦善奏惟務張外夷以挾制中國臣受恩深重不敢賄顧嫌怨而悞邊疆重計謹瀝

誠密片附奏伏乞聖鑒再臣聞夷人到粵必用
漢人爲買辦而其爲買辦者實爲漢奸之尤敎係升
木皆其所爲前此鄧廷楨任內奏明驅逐之奸夷嘯
地有買辦鮑聰係買辦中最爲可惡之人因查辦嚴
緊逃往山東轉至直隸改名鮑鵬隨同琦善前赴廣
東托以心腹與義律往來議事情殊詭秘琦善所稱
夷言先戰後商之說難保非卽係此等漢奸有所窺
伺而救之使然也臣謂鮑鵬不誅夷務必多反覆可
否請旨密飭靖逆將軍叅贊諸臣確查琦善處
如果實有鮑鵬其人實係買辦鮑聰卽行密拿嚴究
交通實情正法海濱以杜內外勾結之弊臣既有
聞不敢因事無所確據緘默不言坐視琦善悞墮奸
匪之計合
并密陳

夷氛聞記卷二終